

# 我的西红柿我的苗

□司马小萌

“啪嗒”一声！  
不好了。花盆里那株西红柿苗，倒了。

有什么办法！一个小花盆，一株小苗苗。自由自在地长，一直蹿到房顶；然后，折回来，弯弯曲曲，超过3米5。

俺家房顶没有抓手；用来支撑的竹筷也只有半米长。只好在窗户把手上拴几根绳，努力让苗苗站立。为了它，这个窗，我是不开了。

想想真奇妙。去年我把吃剩的小半颗圣女果埋进花盆，今年竟长出如此壮观的一株。

我住楼房，没有院子，阳台又是封闭的。再看看房间的窗户分布。按照住宅的科学原理，空气对流不能太直接，通风必须“曲里拐弯”。这种设计，虽然对人体很好，而对植物就难说了。

通风不爽，不接地气，每天日照只有俩小时。算了，这么多不利因素，我可不想让植物受委屈。所以，俺家只有区区三盆花。

即便“区区”，仍必须尽心。因为，植物也是有灵性的。我看过一个有关植物的纪

录片，茅塞顿开。由此得知，植物的感情相当丰富：它喜音乐，厌噪声；懂友善，能互助；感觉得到疼痛，知道躲避危险；有的会“害羞”；有的竟然还会“嫉妒”！

最近这些年，科学界掀起了探索植物心理奥秘的浪潮。有人提出建立“植物心理学”，专门研究植物的“类人”活动。我看，这个可以有。将来也必定有。

别人家的植物想什么，我不知道；但我家这株苗想什么，我想，我知道。从“小苗才露尖尖角”，我就疼爱有加。每天浇水，来回观察。从只有几片叶子开始，就拍照记录。它成长的每一步，都叫我乐不可支。

小苗明显感受到了我的善意，更加“枝繁叶茂”。于是，一天，我觉得应该剪枝了。

请原谅，以前只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割麦子，从没干过剪枝这活儿。

为了腾出养分，让它开花结果，我“想当然地”剪掉了很多叶子。

照片发到朋友圈，河北燕赵晚报一位哥们儿看到，急了。他严正指出：“你，该剪的没剪，不该剪的剪了！”

植物是需要“光合作用”的，没有了叶子怎么行！这哥们儿显然没见过如此缺乏农业知识的城里人。

接下来，他在微信上教我如何“掐尖”……当他发现，书面指导无异于“对牛弹琴”，这哥们儿彻底失去信心。他“气急败坏”地发布如下“教程”，简洁到只有一句话：“就按着你所做的，反着做！反着做！”

OMG！“出离愤怒”了。（这里，可以上一个“哭”的表情吗？）结果，整整两天，我一直在给西红柿苗说“sorry”。

它听懂了，原谅了我。继续豪迈地长。

开花了！喜大普奔。结果了！喜大普奔。3个果实胖嘟嘟的，爱煞人了！

接下来，不断地开花，开花。但，很少结果，很少结果。我猜想原因：没有授粉。

室内无风；我又没有小蜜蜂。

但有什么关系呢？不是所有的开花都能结果。而且，结不结果，完全不重要；努力绽放一回，已属“功德圆满”。

花盆里这株苗，总共为我结了9个圣女果，让五谷不分的家伙，享受了一回农家乐。至于果实的味道嘛，由于不舍得摘，挂在枝上太久，已经吃不出鲜味。

提到圣女果，好多人怀疑它是转基因的。我看到一篇文章为圣女果“正名”：不要“以貌取果”。咱们现在吃的圣女果，其实才是最原始的番茄品种。

还有人动情地说：如果你爱一株植物，不要忘了告诉它。虽然，它不会记得你的名字和模样，却能够感受到你的触摸和你对它说话时空气的流动。也许你就会成为它生命里唯一一个对它表达爱意的人。

写到这里，突然想起一个人：俺大妹。

大妹住的是那种老式的机关宿舍，阳台很小，目测也就4平方米。就是这4平方米的小阳台，竟然被她捣腾得“生机盎然”。

她花了300多元，买了个简易的无土栽培设备，4层9个洞，每个洞可种一株菜。水箱一个月换一次水，每周放几个营养

颗粒进去滋补滋补。我问，营养颗粒贵吗？她说20多元一袋，可用半年。

加上原来的几个小花盆，她把阳台堆得满满当当。苦瓜、丝瓜、油麦菜、油菜、生菜……种过，吃过。有人说，西红柿是“最有良心”的蔬菜。大妹曾经在一株苗上，陆续收获了100多个圣女果。

至于这种方式培养的蔬菜是否算“绿色食品”，我不知道。只是每次到大妹家，首先会冲到阳台，为她的菜留影。接着，再与她的菜合影。

没别的，就是喜欢这一片错落有致的绿海，喜欢冷不丁露出小脸儿的娇嫩果实。它们激起“小资”心中罗曼蒂克的农梦和乡村情。

照片发到朋友圈，俺二妹风趣地点评：

那谁谁，你种的菜不错。

那谁谁，你拍的照不错。

那谁谁，你送的炸小鱼不错。

是的，炸小鱼，是我送给妹妹们的，作为品尝“阳台蔬菜”的回报，自然也在朋友圈展示一番。

我回复二妹的调侃：

那谁谁，你写的小诗不错。

据说，一个人最好的状态：有事做，有人爱，有所期待。

谢谢谢地，这些，我都有了。

# 我相信

□司马小萌

I believe, 这是英语的“我相信”。用途很广，常见于寒暄、客套。

然而想过吗？如果这句话，是打心眼儿里发出的，是认认真真、毫不含糊的，那需要多大的底气和信赖？

近年来，随着社会经济活跃度的快速提升，老百姓手里的闲钱越来越多，骗子们的阴谋诡计也“与时俱进”。每每从媒体上看到，学费被骗、打工钱被骗、养老金被骗，我就“义愤填膺”、怒不可遏！至于在借贷、金融、养生等等我们不太熟悉的领域，骗子们“花样翻新”的骗局，更让我等善良小民“防不胜防”。

要想不上当，办法很简单：不轻信，更不贪便宜。所以，在俺的语言库里，“鬼才信”比较常用；“我相信”，只限于知根知底的情况。

我的“革命警惕性”如此之高，陌生来电，经常

接挂掉，连“喂”一声的机

会都不给。以至于两次惹恼快递员，就连正常的银行理财产品，俺也从不问津。不管各位如何挣得“盆满钵满”，俺不稀罕可以吧？这样做虽然有些过分，但鉴于“阶级敌人”无孔不入，咱还是谨慎为妙。更何况，我是个有点马虎、也不大会算账的家伙。

其实谁都知道，好人是绝大多数。但无心状态下犯的错误，还是时有发生。多年前我有过两次经历，一次在中国，一次在美国。

在美国那次，是买水果。结账时，超市收银员把我们买的葡萄款，重复刷了一次。如果是我自己的事，肯定不会发现。偏偏那次是公差，代表团一行委托我们两人去购物，这就不得不认真了。虽然回到宾馆才发现，而且到第二天再找上门去，但“白纸黑字”，有整有零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错了。超市马上痛快退钱。

在国内那次，不知是超市搞错了货品、还是贴错了价签，总之，我原本看上的是不到十块钱的东西，结账时却按三十块钱收。按往常习惯，我是不核对的。偏偏那次兜里少带了钱，不由得看了一眼小票。于是，还没出超市，我又找回了自己的钱。

这两次经历，无疑都是超市的疏忽，绝非有意为之。但我自此多了一个习惯：结账后，扫一眼小票。

今年夏天，这个习惯被我自己打破

了。只因为一个小姑娘。

暑假期间，小区北门小超市的收银员换人了。一位不到二十岁、利用假期投亲靠友打工挣钱的外地学生上岗。明显比以往的收银员更礼貌、更亲和，你朝她点头，她冲你微笑。

那天我心血来潮，想把抽屉里攒了许久的零钱消灭掉。于是揣着一堆五块、一块、五毛的零票去超市。

买了五六样东西。算账，嗯，没花完；回身再挑选几样。算账，还没花完；再去踅摸几样……我反反复复地购物啊算账啊，一次两次三次。小姑娘耐心地一次两次三次在收银机上操作。直到我把一大堆零票花得只剩两块钱。

收银员只有她一个；中间还不断有其他顾客来结账。小姑娘都能毫不耽误地“分门别类”算清。这大概是知识带来的好处吧。

其实，换个超市，换成别的收银员，也许早就不耐烦了：又不是什么大客户，不值当为一个人这么繁琐。我不由得联想起曾经见诸纸端的事例：顾客推着成麻袋的硬币来存钱，银行员工不厌其烦地为其清点……小小的举动，大大的感动。

俺“消灭零钱”的经历带来的第一个直接后果是，我购买了这家小超市的购物卡。

要知道，以往不管商家如何动员，我从不买卡。原因很简单：信不过。撤店不退钱的事，屡见不鲜。俺闺蜜小孙就遇到一个：

她花几千元买了附近一家西餐厅的卡。凭良心，菜做得挺好。

小孙就不断往里续钱。结果，某天，已经开了好几年的店，突然关了。留下话“可改到某某地就餐”。有个交代，总算不错；可是，那么远，谁去呀！“打的”的钱，赶上饭钱了。

每每谈及此事，俺唯一的遗憾就是，当初小孙屡屡请客，俺们何必淑女般矜持着？吃个昏天黑地就对了。

俺“消灭零钱”的经历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，去这家小超市购物，结账时我不再看小票。没说的，我信得过。

有次购物，我还把购物卡连同购物车统统撂她那里，图结账方便。尽管这样做不合规范；但超市小，不严格。其实，我也知道，顾客不看小票，并不值得吹嘘。

但我执着地相信，若干年后，她一定仍然记得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有一双无比信任的眼睛。

